

长篇小说选刊
21世纪
新经典文库

爱历元年

王跃文——著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爱历元年

王跃文 / 著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历元年 / 王跃文著. — 成都 : 天地出版社, 2017.7
(21世纪新经典文库)

ISBN 978-7-5455-2814-5

I. ①爱…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82539号

爱历元年

出品人 杨 政
著 者 王跃文
责任编辑 陈文龙 沈海霞
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
电脑制作 思想工社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1/32

印 张 13

字 数 280千字

定 价 39.8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2814-5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浩荡的民族新史诗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何建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文艺和时代的联系时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揭示人类命运和民族前途是文艺工作者的追求。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对个体、民族、国家命运最深刻把握的作品。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

创造中华民族新史诗，这是当代中国人对文艺工作者的期待，也是作家、艺术家在精神与艺术上的内在追求。相对于其他艺术形式与其他文学体裁，长篇小说是最接近于“史诗”的一种文体，长篇小说巨大的体量和包容量为创造新史诗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中外文学史上，无论是《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还是《红楼梦》《三国演义》，这些经典作品都以其对人类生活及其命运丰富性、复杂性、深刻性的揭示与探索，在文明的星空中闪烁着璀璨而永恒的光芒。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国的长篇小说汲取国外文学的经验，

又继承了传统中国文化的文脉，在文学领域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位置。茅盾、巴金、老舍、萧红等新文学作家描绘现代中国人的经验、情感及其变迁，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的生活史与心灵史。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新兴的“人民文学”在解放区得到了实践，并在建国初的“十七年”中进一步发展，赵树理、柳青、丁玲、周立波等作家的长篇小说描绘当代中国人的实践与变革，记录下了时代前进的步伐。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和文艺思潮的风起云涌，长篇小说的创作更加丰富和多样化，从不同角度展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

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成果更加丰硕的时期。其创作数量远超以往，现在每年都有五千部左右的长篇小说问世（这还不包括网络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作家的创作活力。长篇小说的类型更加丰富，在严肃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之外，还有各种类型的通俗小说与网络小说，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阅读需求。长篇小说的传播范围更广，不仅在国内流传，而且跨出国界，在海外赢得了读者。当然伴随着长篇小说创作数量的增多，也出现了质量良莠不齐、注重娱乐效果等现象，但无论如何，作为当前文学界最为人瞩目的文体，长篇小说无疑负载了更重要的使命。

《长篇小说选刊》是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大型文学刊物，在每年发表和出版的大量长篇小说中，披沙拣金，记录和见证了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潮流和出版态势。以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资料库，一部流动的文学史。这些精选的优秀之作，不仅经受了读者与文学的检验，也经历了时间的检验，其中不少作品获得了茅盾文学奖等国内外奖项，已成为时代经典和值得我们反

复品读的民族新史诗。

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从《长篇小说选刊》的作品中精心选择了 100 部影响力深远的长篇小说，辑成“21 世纪新经典文库”，以展示中国文学创作成果，向改革开放 40 周年献礼。我们期望这一文库可以成为检阅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成绩的一种形式，更好地激励当代作家潜心创作，勇攀高峰，努力创造“中华民族新史诗”。

以人性温暖关怀冰冷现实

郑国友

19世纪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在其代表作《双城记》的开头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种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这段话用来形容当代中国社会状况似乎合适。在我们这个时代，技术进步造就的丰富物质富有底气地表征着这个时代的繁荣与强盛，但物质的充盈并没有也不能给人们带来成正比的快乐和幸福。相反，人类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疾病困扰、失序的生化实验、族群的跨文化认同障碍，等等。而在心灵层面，因传统断裂而伴生的信仰缺失、精神滑坡和道德困境使当代中国人在陌生而鲜活的生活面前醉生梦死抑或无所适从。时代召唤

文学，需要文学用现实主义精神来予以照亮；文学应该顺应召唤，用艺术之“镜与灯”来廓清人们的思想迷雾，重塑现代中国人的精魂。

王跃文是一位深具现实情怀的作家，但由于他被贴上“官场小说作家”的标签，加上其官场小说的畅销，多多少少遮蔽了他小说创作主题的深度和题材的广度。综观其创作，他文学的题材腹地其实是相当丰富和厚实的，几乎覆盖了当下生活的方方面面。王跃文因写官场小说而声名鹊起，但他显然并不局限于官场题材，在写官场小说的时候，他其实就一直将笔伸向了历史、乡土、都市。

《爱历元年》是王跃文的新作，这是一部以都市男女情感生活为中心和主线的小说，延续了作家一贯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和思考。在王跃文的小说中，生活充满着残酷性，现实的窘迫总是残忍地逼入每个人的生活。王跃文以《爱历元年》为透视窗口，近三十年的社会世相尽收眼底。小说中人物的生存背景是艰难的，比如权势阶层打着城市化的名义对土地进行蚕噬，暴力拆迁不择手段、草菅人命，为官位晋升栽赃陷害，金钱笼罩下的政治选举，生意场上的世态炎凉，唯恐天下不乱将人间悲剧当作新闻消费却任由权力蹂躏的大众传媒，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生存的诗意被现实剥离，许多人处在心灵的迷惘、彷徨、伤痛、悲悯、恐惧和不安之中。

在《爱历元年》中，现实虽然是冷酷的，但这部小说却又有温暖的结局。王跃文是在用小说来探寻当下深陷现实的人们可能出路，小说的主人公是善良的，他们在复杂的现实中有过迷惘、苦痛甚至背叛，但他们最终仍然还是以人性的温暖照亮了冰冷的现实，从而获得了一份坚实的人生幸福。

《爱历元年》是对孙离和喜子的爱情叙事。他们的爱情显然是缺乏浪漫和诗意的。而对他们爱情浪漫和诗意的瓦解，显然是纷扰的人事和嘈杂的现实。最初，当“爱历元年”开启，生活充满“玫瑰色的光”，但很快，一切便变得“不合时宜”起来。两个人的生活磕磕碰碰，孩子却又在没有计划的计划中如期到达。生活的种种迹象都预示着两个人的婚姻生活不会幸福，“生活变成了半死不活的样子”。像许多人一样，尚怀有理想和激情的喜子想通过考研来改变现状和命运。在喜子远赴上海求学的时候，孙离承担着为人父为人母的双重责任，但却背上了致小英怀孕的黑锅。生活的“一地鸡毛”纷至沓来。小说在喜子博士毕业分配工作时写到：

孙离的中学正传着他的桃色新闻，喜子一边同孙离吵着离婚，一边忙着给两人找单位。一切都已妥当，只需履行调动手续了，喜子才回到家里，冷冷地瞪着孙离说：“我们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孙离问：“不离婚了？”

喜子说：“过去再说吧。”

对生活的忍受和无奈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

喜子在高校做到了图书馆长，孙离因写推理小说而成知名作家。按理是功成名就、事业有成了，但随之而来的是喜子和孙离都爱上了不该爱的人，双双出轨，于是，家庭之外的激情使他们背离了曾经的约定，爱历也处于不知“今夕何夕”的算不清状态。小说写到这里，孙离和喜子的婚姻似乎走到了尽头，都市情感过程的可

能结局似乎明了。

然而，王跃文探寻到了善良的都市知识女性的心灵隐秘，她们在放纵中，因为她们的善良本性使她们对自己的错误依然还是存有着警醒。喜子“不习惯这种撒谎的日子”，在偷情的同时，心底里总是乞求着饶恕。李樵作为“第三者”，在婚外情上也是心怀恐惧的，担心“老天在警告”。一次婚外情，让他们心里都恍恍惚惚，如梦一场，心怀愧疚。她们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太爱，“有大爱便有大不忍”，放纵和出轨，使他们重新认识了自己，人性的温暖使她们能悬崖勒马，在克制中不至于让自己和他人在人生的歧途迷失太远、太久。

这种人生选择当然是有现实逻辑基础的。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小说在揭示生存真相的同时仍然应该有责任探寻可能的精神出路。在世俗化、欲望化的生存空间里，怎样的生活才是自己需要的生活？如何找寻到回家的路，如何安顿躁动的心灵？生存的更高智慧在哪里？诸如此类的人生命题才是值得人们正视的问题。

在放纵之后的内省中，喜子和孙离都重新面对自己，有效化解了物欲时代的精神困境和道德危机。喜子在亦赤对亲情冷漠的性格中认识到自己的失职，在对大山的照顾中重新找回了为人母的喜悦和美好，认识到“人一辈子，就是亲人间的相互陪伴”。孙离在刘校长肺癌、孙却胃癌的沧桑世变中，在关爱和尽一己之力帮助他人中对人生获得深刻认识，参透生命真相。小说最后，让全家揪心的冷漠至极的亦赤终于在布达拉宫的菩萨面前照见了自已。一家人至此其乐融融地重回爱历元年，回归生命的正常轨道，重新张扬生命的浪漫激情与诗意。有趣的是，《爱历元年》多次写孙离前往何公

庙和苍莨寺，在和道士和尼姑的对谈中似乎也有“开悟”，因此，这部小说似乎也上升到哲学层面，在阐释和探讨着“每个人原本都是一尊佛，只是私心杂念遮住了自身的佛光；如果谁能够扫除心灵上的尘埃，谁就能触及内心的无上智慧”这些道理。

对于小说这样一个有着“大团圆”色彩的结尾，我们并不觉得虚假，小说似乎是在“按部就班”“水到渠成”地走向着这种生命的“境界”和“极致”。小说打破了市场上众多讲述婚外情小说倾向于渲染色情和暴力的叙事模式，通过对孙离和喜子的人生遭遇和对其内心的细微体察，真切而细致地呈现了某类型人群的情爱历程，赋予小说以难得的一道亮色。对此，王跃文也这样自述了自己的创作心路：“小说的走向也偏离了我开笔前最想表达的悲观主题，反而越来越温暖、宽容和悲悯，人性自然而然地向善与爱升华。到最后，每一个人物都在反省和忏悔中学会了去爱别人。”很显然，是小说情节的自然发展牵动着故事的展开，而这样一种美好和善良的结局却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稀缺并渴望出现的。文学要在现实面前有所作为，除了要如“镜”般反映现实，更要如“灯”般照耀现实，探寻精神出路。正如学者所认识到的：“作为文化体系中的文学，既是人的生命过程的特殊解释系统，也是帮助人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这是文学人文关怀的特殊体现，也是文学的文化特质和价值意义之所在。”

【作者系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

愿人间爱历永远

王跃文

我很得意于《爱历元年》这个书名，这四个字是我的原创。这个书名，既是小说中的一个情节，也是我对书中人物的美好祝愿。

《爱历元年》的创作初衷是想写知识分子的中年危机。早些年，我曾以为自己得了抑郁症。我不停地追问生命的意义，追问自己生活的意义，寻找新的创作突破点，却找不到答案。那是一种内在的走投无路感，一种荒寒与虚无。我周围的朋友也有这样的情况。他们很多都功成名就，家庭幸福，却像一个个空心人，天天呼朋唤友，时时又说空虚寂寞，找不到内心真正的充实快乐。人过中年，生命短暂，意义还没有敞亮显现。我想把它写出来，也想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继续探寻。我想，孤独、荒寒和虚无，是不是就是人类真实而无法解脱的宿命？

可是，这部小说写下来，骨架搭建在一对寻常夫

妻的情爱生活轨迹上，小说的走向却偏离了我开笔前最想表达的悲观主题，越往后写，越来越温暖、宽容和悲悯，人性自然而然地向善与爱升华。到最后，每一个人物都在反省和忏悔中学会了去爱别人，自己因此也得到救赎，得到爱。他们都找回了自己的爱历，并愿意将爱历续写下去。

为什么会这样？应该说，这是我在写作过程中严格遵循了生活的规律，也严格遵循了我内心声音的指引。这不是一种粉饰生活的写作，也不是为了媚俗，而是我在生活中切切实实感受和思考到的，只有忏悔、宽恕、付出爱，人类才有希望。人可以自我救赎，可以给予爱，可以高擎着宽恕和爱的明灯走得更远。正像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妮娜》的过程，他一旦深入到女主角人物的内心，他就不得不去救赎她。

我也思考过小说中的人物命运。孙离和李樵，喜子和谢湘安，他们的情感是人性的，若以简单的道德判断，他们又是不道德的。这个命题本无新意。孙离爱李樵，爱得很简单，在这份感情上他并没有负罪感，也没有自律。他对李樵的爱并非自觉的放手。有读者批评我没有写出人物在情感和道德冲突中的灵魂反省和痛苦挣扎，我觉得是过高估计了当代人的道德自律。中国人的内心本没有神的看顾，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须向神交待，所以可以无所忌惮，可以没有底线。道德的严格自律只可能发生在内心力量非常强大的人身上。孙离不属于一个精神上的苦修者，他不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凡，时时在怀疑、思辨和挣扎，当然他更不是阿廖沙，时时警惕自己不要变成坏人，但孙离内心有一种本能的向善的力量，他还能爱，有不忍，有正义感。就让他活在一种淡灰色却又向着光明

的空气中吧。那是一种就要亮起来却又融合着阴影的光线。我有意把李樵与孙离的分手写得突兀决绝，不作交待。生活中有太多秘密，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无法透视的地方，有些秘密是无害的，我们就让它保留着吧。

喜子和谢湘安的情感也会受到质疑。有人认为谢湘安不可能爱上一个比他年长那么多的女性。在一个物欲横流、人人把女性当成性消费品的时代，年轻美貌的女性才有消费价值。但喜子和谢湘安之间的情感不是互相消费。他们互为镜子，他们发现对方的美好与温暖，又在对方身上印证自己的美好与温暖，所以他们把彼此照亮了。这是他们之间爱情存在的理由。喜子最终选择分手，是因为她比孙离更善良，更愿意为他人考虑。

我很喜欢日常化的写作，拒绝宏阔的场面、离奇曲折的情节、故作新意的叙述方式，习惯把故事讲得顺畅好读、耐人寻味。写生活的日常状态，更能反映生活的本质。比如写出扎实而丰满的细节，生活靠这些细节充实起来，它让我们感到那些流逝了的时间不那么空洞而无意义。他们吃过的饭，看过的天空，走过的街道，他们说那一句话时浮现的笑容，通过小说的书写，这些都定格在时间里，浸润在意义里。仔细想想，我的那些受读者喜爱的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都是从生活细小处写起的。也许写好日常状态的生活，正是当今中国更需要的文学；其实日常叙事也是最不好把握的有难度的写作。

我是个很不自信的作家，时刻反省着自己的平庸。我很羡慕别的作家提笔就是家国天下，动辄就是宏阔长卷。我写不了上下五千年，纵横三万里，只好写日常生活。我又想，写日常生活，未必就

不是文学。《爱历元年》也是一部情爱之书，命运之书与人性之书。我希望在小说中能多角度呈现情爱世界里欲望的冲撞、内心的迷乱和人性最终对善与美的升华。过去二三十年，中国人走得太快了。很多事情都没有想清楚，我们仓猝间就上路了。不管是弯路、歧途、迷宫，我们都大踏步地走了过去。现在，到了应该慢下来，停下来，好好想想的时候了。这部小说通过对一对知识分子夫妻的情感婚姻生活轨迹的描摹，对中国人过去二三十年间的精神走向、灵魂沉浮、情感形态等进行回望，同时草蛇灰线地勾勒了这些年中国社会世相的种种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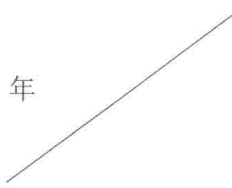
写完这部小说，我的内心很明亮。我也希望能给读者朋友们带来生活的明亮和温暖。我希望我写出了几个平凡而又美好的人物，他们就在我们身边，他们应该得救。

爱

历

元

年



孙离和喜子约定了两个人自己的年历，叫爱历。起初，他俩并不知道爱历纪元已经开始。那天早上，风把操场边的老樟树吹得沙沙地响，落地的树叶都翻卷到东南边的围墙脚下。孙离走进教室，同学们安静得出奇。他没有察觉出异样，低头整理着教案，漫不经心地喊道：“上课！”

“起立，敬礼！”班长是个女生，声音脆亮亮的。孙离顿时眼睛直了！全班男生同时揭帽敬礼，一色的光头，青光闪闪！女生们都捂着嘴巴笑，男生们脸色严肃得像武士。孙离僵了片刻，只当视而不见，说：“今天我们继续讲鲁迅先生的《祝福》。”

孙离平静地上完了课，拿着教案本走了。他第三节还有课要上，就坐在语文组办公室看书。不然他不会老老实实坐在办公室的。他很烦学校死板的规定，没课也得守在办公室。

没多时，校长刘元明进来，说：“孙老师，你来我办公室。”孙离猜到是什么事，跟着刘校长走。果然，刘校长进门就板了脸，说：“孙离，你这个班主任是怎么当的？”

“我这班主任……嘿嘿……”孙离不知怎么说，微笑着摇头。

刘校长打火机啪啪地打了七八次，没有打出火来。刘元明是个烟鬼，越是生气越要抽烟。孙离掏出自己的打火机，给刘校长点了烟，说：“我知道你讲的是光头的事。”“全班男同学都理